

【文化论坛】

依赖网络的我们为何越来越“浅薄”

□袁跃兴

近日,复旦大学的两位学者以“读书人别把头脑外包给机器”为题,畅谈互联网与学术文化的关系:互联网时代给学术文化研究带来了异常便利的条件和工具,但也使学术研究者产生了实用、虚骄、浮躁之气,学术文化品格、学术文化精神面临着丧失的问题。“现在人们占据的材料越来越多,但消化的工夫,融会贯通的工夫却越来越少。”“现在的学者很多已经没耐心看一部完整的书,都是碎片化的印象。”于是,有人提出,现在的历史学

家通过互联网掌握的史料可以是吕思勉、陈寅恪这些历史学家的一百倍。在这种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之下,学问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因为出书太容易了。以前的学者如邓广铭做辛弃疾研究,用了一辈子时间,先编年谱,再注他的词,一首一首考证清楚。而现在的年轻学者,选一个比辛弃疾还著名的宋代人集子,凭借着互联网马上有注,一注出来以后马上就出书。学者更追求著作傍身,靠互联网材料的便利堆积出书,而忽略了真正的学问……

学术文化研究应该坚守文化精神和积极探索真理的精神,表现出求真务实的学术品质,更应该是在文化心态上戒浮躁、少功利心,对历史、对文化、对经典负责,这是治学的基本态度。但在日益浮躁、喧嚣的大背景下,治学精神的缺失,心态的浮躁,使得学术文化研究已经变得十分功利化、浮躁化。

美国记者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一书曾分析互联网对人的根本性的“毒化”,这种“毒化”,在于互联网造成了人们的思想和心智活动的蜕化。“本来你在内容里面潜水,你深深地进入到文本当中,你与它共呼吸、同命运,又深深地感动。现在你只是在字面上滑行,根本进不去。互联网改变了你的记忆程序,改变了你的神经线路,以至于你觉得再看《追忆似水年华》太长,再看《战争与和平》太不能接受了……”

人在读书中研究并自主

获得的记忆是人脑的“原始硬盘”,但现在大家都不去调动自己的“原始硬盘”,而是习惯了“内事不决问度娘,外事不决问Google”。这样获得的知识只是皮毛,只是讯息,讯息要经过整理才能成为知识,知识经过反思、解构才能成为思想。互联网为什么让人变得“浅薄”?就是因为它至多提供给我们一点知识,它毫无思想,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很多“知道分子”,“知识分子”却很少。

目前的情形是,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寄生在网络的花林里,读、写电邮,浏览新闻标题和博客、微信,看视频节目,要么就是一个链接一个链接地冲浪、浏览、搜寻……网络就像个天上掉下来的聚宝盆,过去要在书堆里花好几天做的研究,现在几分钟就大功告成,百度几下,动两下鼠标,一切就都有了。但这也让我们逐渐丧失掉深度阅读的能力,我们恐怕再也读

不了《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这样大部头的世界名著了,即便是一篇博客、微信,只要超过三四段,就难以下咽,我们瞅一眼就跑。网络和电脑不仅让我们浮躁,更粉碎了我们的专注与沉思的能力。因为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因为电脑、手机杀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似乎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我们的思想、心智的能力衰退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今天的我们拜高科技发展所赐,过得滋润、便捷,但你是否也警觉到自己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所以,我们应该谋求科技和文化的平衡发展、科技和心智的平衡发展,否则的话,它们就会扼杀我们的文化冲动,禁锢我们的激情,消泯我们的理性,让精神世界变得萎缩,使我们不再是丰富的、自由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文学江湖】

亦舒小说的影视改编怎么这么难

□安小羽

30多年过去了,屏幕上,亦舒小说的影视改编还是这么难。屏幕外,我们对于女性幸福的定义,并没有进步多少。

未遭危机前,罗子君与史涓生是人人称羡的一对夫妻。大学相恋,毕业结婚。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丈夫是医生,收入优渥,前程似锦。罗子君出门司机接送,入厅女佣递水,里外亲友襄助,养得她渐渐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她如同生活在一颗薄薄的茧里,从自己眼里看去是安全的护体,在别人眼中却是致命的脆弱。13年前,丈夫深情款款地说“我养你”,13年后,丈夫还是那个丈夫,誓言却变成了诅咒,面无表情地对她说“我们离婚吧”。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作家亦舒的小说《我的前半生》的别致开头,男女主角名字脱于鲁迅的《伤逝》,书名则与末代皇帝溥仪回忆录相同——《我的前半生》,是一个现代娜拉出走以后的故

事。至于后来,我们当然能猜到:罗子君痛改前非,赚钱买花,跑江湖,学手艺,再世为人。

亦舒自打14岁出道以来,平均两三个月一本书,今已年过七旬,依然笔耕不辍。她蜚声海内外,擅简笔,专攻情感世界,寥寥数语,情节快速推进,景别虽模糊,对白却是掷地有声。其小说题材广泛,一是女性成长,二是独立意识,在她的近300本小说中几乎由始至终坚定地展现。

之前,朋友圈流行文学阅读“鄙视链”,即便是言情小说类,同样分三六九等——看亦舒的会瞧不上看岑凯伦的,看李碧华的不待见亦舒,看黄碧云的又会低看李碧华。但亦舒笔下的女郎,白衬衫、卡其裤、开司米大衣,个个思路清爽、逻辑分明、姿势好看,不得不令人高看几眼,过目难忘。她还唇干舌燥地在每一本书、在不同的故事里,试图告诫女性一个不变的道理:“失恋事小,



张曼玉、钟楚红曾主演亦舒小说改编的电影《流金岁月》

失业事大”,“经济独立,永远不要打伸手牌”。

这很容易令人想到20世纪英国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弗吉尼亚·伍尔夫,据说她的房间里没有过多装饰,透明玻璃窗户,看得见外面的风景,一张偌大的写字台占据主要位置,她在《一间自己的房子》中写道:“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亦舒同样欣赏这样的格调,四面墙,白刷刷,家具精少,坐卧自如,很有《红楼梦》里探春的品格。尤其是对于职业女性,她主张,必须要有一张高等教育的文凭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有技傍身,有瓦遮头,进可攻退可守,千万不要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

而这样的“戒条”,这样的故事,早20年恐怕少人问津,

如今,经济蓬勃,市场强盛,这一代年轻人不分男女都打小给教育着今天上学是为了明天上班,单纯的家庭主妇越来越少。于是,《我的前半生》也适时地登陆荧屏。可剧集才演到十多集,豆瓣评分已从起跳的8分跌到了7,荧屏中那个不求上进、花枝招展、查人底细的女主实在不讨喜。

由亦舒小说改编的其他影视剧,大部分也同样糟糕。事实上,亦舒小说被改编成何等模样,只是表象,折射的是我们对于女性幸福的定义并没有进步多少。有个网传的段子:你学习,你健身,你爱好广泛,你交友甚多,你静能将工作位置坐稳,你动能把世界游遍,但在父母亲友眼里,你仍然只是一个未婚失败者——放眼周围,时至今日,这仍然是许多人的观

念,就是再有亦舒其他励志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相信也会变成新的“婚姻保卫战”、新的“婆媳大战”。

电视剧中子君母亲传递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女人命好不好,看嫁的老公好不好。子君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满口“如果你到我今天的年纪与位置,教养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东西”。这样的思维模式充满荧屏,完全谈不上是女人的“作”,而是一种典型的腐朽。

事实上,就连琼瑶剧也从来不信“命”,女主角们虽然哭哭啼啼、吵吵闹闹,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她们为了爱同样勇于改变甚至出逃,纯靠依赖男性的,大概只有《菟丝花》。在迪士尼动画都开始让公主救王子的时代,在《绝望主妇》被《傲骨贤妻》的气场全面覆盖的时代,谁还苦苦坐等别人的救赎?郭靖智力不够,亦晓得勤修内功补足,才有了一路开挂的英雄人生。时代是仓促的,稍不努力,天真就会变成真的迟钝,庸俗却不易变为精致。

一个伤,一个逝,是鲁迅笔下的《伤逝》;用前半生爱上你,用后半生做自己,是亦舒笔下的子君。他们用他们的笔触与见识帮我们打开了一部分世界的天窗,或许并不足以指导余生,又或许身处不同的时间与阶段,会有不同的守护人与领路人,但只有你才能拯救你自己。

【观影笔记】

当年明月下那些散不去的家国烽烟

□李小米

许鞍华,是我喜欢的一位香港导演,但她的出生地在辽宁鞍山,她的血液,还在为原乡而沸腾,她的电影作品就是最好的见证。3年前,由她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在民国的天幕下,那一群意气风发、眼神灼灼的热血青年,把观众也带到了那

个海阔天空的时代。

今年7月,在许鞍华迎来70岁生日时,她推出《明月几时有》这样一部拥有抒情名字却反映战争年代故事的电影,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这部电影以抗日年代香港发生的故事为背景,选取了香港沦陷前后一群小人物的命

运故事而铺陈开来。大历史,从来都是这些芸芸众生命运的集合体。电影讲述了1941年末,香港沦陷,日军侵占香港疯狂抢掠,搜捕滞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士,强令他们合作。香港东江游击队接到上级指示,紧急营救躲避在香港、九龙的文化人士,并在香港人民的掩护救助下,使文化人士全部安全撤离香港。电影中的主人公——小学教师方兰和一群地道的香港小人物,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里,为保卫香港与日军抗争,奉献出了青春和生命。这个故事有着真实的蓝本,因此,许鞍华还有一种责任,她是在用电影做记录,用画面再现并抢救一段历史。影片以一个游击队小战

士暮年回忆往事的形式,徐徐展开76年前香港沦陷时一群小人物的命运聚散。那是一个战争年代爱国青年与敌周旋的故事。但,即使战争爆发,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节奏,吃饭、爱情、告别、相见这些情景,却依然在发生。许鞍华擅长的,是把这些人物置放于宏大的背景下,不动声色地用镜头叙述他们的爱恨与日常。

电影中方姑的饰演者周迅,天真的眼神里有沧桑,她将电影里的那首诗诠释得很到位:“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远处有悲壮的笛声,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不单是风声,还有雷声,风夹着雷声,

海又动荡,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许鞍华真是一个很文艺的导演,即使表现的是血雨腥风的年代,她在电影里依然让诗歌回荡在银幕上。

如果从电影技术的角度来看,整部影片的故事核心似乎还缺乏动力,冲突的爆发力不够,天然有些燃料不足,于是这部故事动力不足的影片被导演刻画成了平静下汹涌的整体意境。影片没有高潮,人物没有聚光,缺少变化,人性激发的爆发力不够,不过,总的来看,这部表现战争却很少有血腥味的影片,还是让我们看到了70多年前飘起的家国烽烟,并在回望烽烟时更加懂得珍惜和平日子里的美好生活。